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黑玫瑰

□高洁的青松□命运□解瑛瑶□伤痕□失去了的爱情□“我的罪过!”□没有被面的被子□我应该怎么办?□在小河那边□枫□重逢□老二黑离婚□爱,是不能忘记的□最后一幅肖像□黑玫瑰□网□思念你,桦林□风雪茫茫□聚会□寻找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NSHIQIZHENGMINGZUOPIE

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黑玫瑰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【吉】新登字 05 号

黑玫瑰 HEI MEI GUI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

责任编辑：张秀枫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9.125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字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2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7 000 册 定价：21.00 元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议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。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，短篇小说集两部。从一九八五年开始，我们每年从中、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。这些选集已陆续出版。现在又精选了一九八八年争鸣作品集一部，奉献给读者。这部选集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，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一至三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，以便对其中所选作品及其争论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高洁的青松	王宗汉 (1)
正确宣传党的政策	
——试评《高洁的青松》	易 旻 (24)
谈《高洁的青松》和对它的批评	曲本陆 (27)
命 运	曹鸿骞 (32)
《命运》不是真实可信的	陈卫东 (46)
《命运》——富有特色的新作	余昌谷 (48)
评《命运》以及对它的讨论	李焕仁 (52)
解 瑛 瑶	葛广勇 (59)
解瑛瑶是一个悲剧形象	吴章胜 (73)
对《解瑛瑶》的讨论	赵山林整理 (77)
伤 痕	卢新华 (80)
《伤痕》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	荒 煤 (93)
以情感人	丘峰、冯从岳 (97)
“王晓华的形象缺乏真实性”	
——对《伤痕》的一些不同意见	(100)
失去了的爱情	达 理 (102)
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	
——评《失去了的爱情》	徐旭明 (130)
也谈艺术的真实	

——与徐旭明同志商榷	宝 藏 (137)
生活·构思·典型化	
——创作《失去了的爱情》的	
点滴体会	达 理 (141)
“我的罪过!”?	冯国才 徐培东 (147)
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	黄志冲 黄晓明 (167)
违背了真实性原则	弘 良 (169)
没有被面的被子	晓 宫 (171)
悲剧·力量及其他	王耕初 (185)
一出莫名其妙的悲剧	康咏秋 (187)
不应给悲剧作品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	罗守让 (190)
我应该怎么办?	陈国凯 (193)
文艺作品必须坚持典型性和真实性	
——对《我应该怎么办?》的一些意见	
.....	咏 华 (218)
也谈文艺作品必须坚持典型性和真实性	
——与咏华同志商榷	刘剑星 (223)
在小河那边	孔捷生 (230)
评《作品》发表的两篇小说	
——《我应该怎么办?》和《在小河那边》	
.....	杨 箭 (253)
文艺批评不容再挥舞棍棒	
——评《评〈作品〉发表的两篇小说》	
.....	杨 群 (258)
枫	郑 义 (262)
评《枫》	许世杰 (278)

对《枫》的异议	包承吉 (280)
谈读我的习作《枫》	郑 义 (281)
重 逢	金 河 (284)
到底谁该受审判?	
——评短篇小说《重逢》	杜 哉 (306)
也评《重逢》	
——与杜哉同志商榷	宫 常 (312)
我为什么写《重逢》	金 河 (316)
老二黑离婚	潘保安 (322)
《老二黑离婚》不够真实	弃 石 (341)
艺术真实不是照搬生活	戈 佳 (343)
可喜的进步 漫长的路程	吴佩光 王之元 (346)
我怎么想起写《老二黑离婚》	潘保安 (350)
爱,是不能忘记的	张 洁 (354)
“倘若真有所谓天国.....”	
——阅读琐记	李希凡 (371)
试谈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的格调问题	
.....	肖 林 (379)
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	
——谈怎样理解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	
.....	李贵仁 (384)
爱情、婚姻及其他	
——谈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的思想意义	
.....	禾 子 (391)
最后一幅肖像	陈 放 (398)
滴血的肖像怎么变成了友谊的象征	

——读《最后一幅肖像》随感	时 辛 (428)
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	胡士平 (432)
黑玫瑰	卢勇祥 (435)
文学要给人力量和希望	
——致《黑玫瑰》作者	罗义群 (455)
让读者触摸到“脓疮”和“溃疡”	梁重昆 (458)
作家应如何对待“脓疮”和“溃疡”	
——与梁重昆同志商榷	王鸿儒 (460)
网	阿 蕾 (463)
我们也曾生活在网中	
——推荐小说“网”	阿戎 小蛮 (481)
从苏里的形象看《网》的思想倾向	
.....	樊小林 陆丰生 (488)
思念你，桦林	龚巧明 (493)
这也是个社会问题	
——《思念你，桦林》读后	刘 彦 (511)
感情和道德的矛盾	
——读《思念你，桦林》所想到的	彭斯远 (513)
风雪茫茫	牛正襄 (515)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悲剧	
——评《风雪茫茫》兼与刘剑青、李怀坝同志	
商榷	陈剑虹 (528)
略谈《风雪茫茫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	王志明 (532)
美，是不能忘记的	
——读小说《风雪茫茫》及有关评论	
.....	何火任 (535)

	关于《风雪茫茫》讨论的来稿综述	水真整理 (539)
聚	会	甘铁生 (545)
	关于《聚会》的编者的话	(557)
	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	于 晴 (558)
	我们期待着	
	——读《聚会》有感	孟伟哉 (559)
寻	找	董会平 (562)
	雕塑灵魂 改造灵魂	
	——谈短篇小说《寻找》	包忠文 裴显生 (585)
	在云端里，还是在大地土？	
	——谈谈《寻找》中的小亮	周晓扬 沈泰来 (591)
	救救青年，愈合伤口！	
	——评小说《寻找》	蒋义海 (595)
	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”	新 岸 (598)

高洁的青松

王宗汉

三个人几乎是跑上楼来的。十月天，已经有点凉意，可是由于还都保持着白日的兴奋，他们的脸是红的，身是热的，就象喝醉了酒。推门跨进屋来，扭亮电灯，杨子江哗地推开窗子。

窗外的天空被焰火和爆竹的纸花填满了。街道的锣鼓声、喇叭声驾着十月的风从窗口飘进来。

杨子江把老师傅和车工小赵让到沙发上坐下，把三个人手中的花束拢在一起堆放在茶几上，随后给客人倒上了水。客人坐在那里环视这小小的客厅：一个书架、一对沙发、两把藤椅、一张茶几，便是室内的全部陈设了。引人注目的，一个是东墙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彩色照片；一个是西墙上贴着一张抄录的陈毅同志的诗。静静地坐在这里，看着窗外那五光十色的天空，一股幸福的暖流同时涌进三个人的心里。

从楼梯上又传来了脚步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杨子江的父亲，市工交办主任杨建夫领着小女儿也是红光满面地回来了。客人站了起来，宾主相互打着招呼、握手、让坐；小姑娘把手里的花束放到茶几上，向客人问好……这一切都是在兴奋、激动中进行的。小小的客厅里充满了欢乐。

“还都没吃饭吧？一定饿了。”杨主任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吩咐儿子，“子江，柜厨里还有些饼干，拿出来，大家先吃点。”

杨子江拿出饼干，抱歉地说：

“何师傅头一次到家……这太不象样子了……这半年，我变成了家庭厨师。男人干这种活，总是笨手笨脚，没办法，我就常买点饼干……”

“这也挺好嘛，”何师傅说，“怎么，你母亲……”

老师傅何有年的问话刚一出口，车工小赵忙伸过脚去在桌下踩了他一脚。何师傅显然没有理解到小赵的用意，他把被踩的那只脚往后挪了挪，又问：

“你母亲身体不好吗？……”

“何师傅，”小赵截住了他的话，“你抽支烟吧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不会吸烟嘛……”说到这，何师傅发现了小赵递过来的眼神，他这才意识到小赵是一种暗示。究竟暗示什么，一时还闹不清楚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把下边的话咽回去了。

“没什么，我们每天照例按时开饭。这半年，秀秀也学会做简单的饭菜了。”杨主任往藤椅上一坐，对小女儿说：“秀秀，把煤气炉点着，给我们熬点稀饭吧，啊？”

小女儿答应着，高兴地走出屋去。窗外传来了：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人民得解放”的歌声，路灯下，一队游行队伍正在穿过街口。楼下荡起了孩子们的欢笑。随着一颗“二踢脚”翻上天，就在窗口处炸开了，纸花飘进屋来，撒在茶几上、地板上和老主任的头上、身上。

杨主任站起来，探出身去，冲楼下喊着，逗弄着孩子们：

“是谁放的‘二踢脚’，翻得这么高哇？”

“‘四人帮’被粉碎了，”楼下传来孩子们的喊声，“杨爷爷，你听我们给你唱支歌吧！”

随后响起了一片爆豆似的鞭炮声。

“好歌好歌！”杨主任转过身来，兴致勃勃地说，“这群小燕子，他们都知道春夏秋冬噢。”接着又对厨房喊道：“秀秀，你到夜间售货部给我们打一斤酒吧。”

秀秀答应着，走出去了。

“爸爸，”杨子江说，“你的血压高……”

“不不，今天破例，我得多少喝点。”老主任又热情地对客人说：“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转播首都庆祝大会实况，一定很有意思。看完电视，咱们得碰几杯，来，大家先吃一点饼干，吃啊。”

“吃，吃呢。”何师傅说，“主任也参加了一天的游行，一定也饿了。”

“我就是口渴。”杨建夫拿起暖瓶满满倒了一杯水。

宾主都没再说什么，小客厅里静下来了，只有从江湾路上传来阵阵的锣鼓声。何师傅时而扭过头去看看小赵，用眼光讯问什么，而小赵只是极不明显地、微微地摇一摇头。老主任忽然感到室内有些异常，刚才进屋时那激动、活跃的气氛变成了沉默与紧张。不用细想，他已经完全明白了。

“为什么都不讲话了？随便说点什么嘛。在今天，咱们不是唠上个通宵都不嫌多吗？”老主任站起身来爽朗地笑了，“我明白了，是不是由于刚才提到子江他母亲引起的？对吧？”

室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。何师傅不明真情不便开口；深知实底的小赵深怕杨家那不愉快的往事搅乱今天人们欢快的心情；儿子杨子江更悔恨自己的失言，在这欢庆的日子里，他不应当引得师傅提到妈妈，在他看来，这会刺痛爸爸的心。

“我不知详情，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，”听到老主任已经把事情点破，何师傅这才自疚地说，“其实，今天咱们活着的人心里高兴，死去的人也就闭上眼睛了……”

“何师傅!”小赵焦急地喊了一声,“看你说到哪去了!”

何师傅自知又说错了,赶忙收住了嘴。杨主任呵呵地笑了:

“看来,何师傅对我的家庭还不太了解。噢,对了,”他转向儿子,“听秀秀说,今天她游行的时候,在江滨剧场门前看到了你妈。”

“爸爸,”子江有意岔开话题,“茶沏好了,你喝杯茶水吧。”

“好好,”爸爸猜透了儿子的用意,他又爽朗地笑了,“其实,没有什么。家庭,也是社会的一角,你让它不反映社会上的斗争反倒是件怪事喽。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同时也是社会上的成员。”老主任重新坐到藤椅上,对何师傅说,“这一年我们家庭发生的变化,老师傅可能不太清楚。子江,我口渴,要连喝两杯茶。你就把咱家的事跟你师傅讲讲嘛。”

儿子杨子江为难地看了父亲一眼。

“杨主任,你看这事闹的,都因为我一时多嘴……”老师傅何有年有些惶恐了。

“不不不,你不清楚,在今天晚上唠起这件事,倒满有意义呢。”老主任随后又转向儿子,“不要怕家丑外扬。你若不讲,好,我讲。”

“爸爸,你口渴,喝茶吧。”子江回过身来问何师傅,“何师傅还不认识我妈吧?”

“听说。在市话剧团,编戏的吧?”

“对,我妈从部队转业以后就到市话剧团,作编剧工作,已经十五六年了。”杨子江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影集,“你看,这里有,这就是我妈。”

何师傅探过身去。

像框上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人照片,眉宇间多少透出一丝傲气。

杨子江又把影集翻过一页,何师傅便看到了一个剪着短发,身

穿军装，头戴军帽的年轻姑娘。

“这是我妈在解放战争时候照的。当时她就在我爸爸那个团里的文工队工作。”

“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妈和我爸爸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她尊敬爸爸。还在我念书的时候，我妈常对我说：‘你爸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团长，别看他扛了半辈子枪，他还挺懂文艺创作呢。那时候我每写一个小节目，都要送给你爸爸看，他也常常动笔给我修改。他是我的团长，也是我的老师’。应当说，爸爸和我妈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过江后照的，背后就是长江。我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，可能是为了纪念解放军横渡长江这个大胜利吧，爸爸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”

杨子江边边讲边翻动影集。这一页贴着一张放大的六寸照片。一个年轻女战士身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梧、斜背着手枪的军人。他们的背后是滔滔的扬子江水。

“子江，你把话题扯得太远了。”老主任说，“我让你讲这一年的变化。”

“好。”儿子笑了笑，“其实，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爸爸你得承认，你和我妈之间的分歧，一开始是背着我们的，一直到你在市宾馆主持那次大会，我才察觉到一点。”

“对了，那是地区轻工业会议。我爸爸从早到晚整天的忙。一天我妈下班回来，心情焦急地问我：‘你爸爸还没回来吗？’

“那天爸爸回来得很晚，我妈饭也没吃，一直在等他。爸爸一进屋我妈就问：‘听说你们的大会明天安排一场电影？’爸爸说：‘对’。我妈问：‘是看《创业》吗？’爸爸说：‘两个电影，其中有《创业》。’我妈说：‘你的耳朵咋这么背，为啥还安排这样的片子？’爸爸说：‘为啥？工业会嘛，就是学大庆的会，让到会的人都形象地感受一下大庆精神，不好吗？’当时他就这么说，‘就为这个。’

我妈问：‘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吗？’爸爸说：‘我看了两遍，为啥不知道？它的背景就是帝修反在卡我们的脖子，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……’没等爸爸把话说完，我妈焦急地拦住了他说：‘我不是指影片本身描写的背景，我是说……’爸爸也截住了妈的话，他把手一挥说：‘我听说了。有人说这部片子的产生有背景，是为某某歌功颂德。真见鬼！’我妈说：‘不，我也不是指的这个。我是说：江青一直在反对这部片子。’爸爸说：‘可是毛主席肯定了这部片子，作了批示，建议通过发行。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’我妈说：‘知道知道。这些我全清楚。我说的背景，就是指的这些。围绕这部片子，斗争得很激烈，我们何必往这斗争的漩涡里卷？我们不看它，离它远远的，也就躲开了。如果你组织人去看它，就容易被误解你有倾向性。’

“当时，我爸爸非常激动，他从窗口走到书架那里，随后又折回来，就站在这沙发前冲着我妈一字一板地说：‘不是误解，我就是有倾向性。’当时他就这么说的，‘其实，你也卷进来了。’他说，‘真见鬼，这么好的片子不让演，主席有了批示还不让演、不让看，难道这仅仅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吗？我要问这种人，你是反对这部片子，是反对工业学大庆，还是反对毛主席、反对党中央？’

“我妈吓得慌忙关上前窗，回过身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‘行了行了，我是一片好意，听不听由你。不过，我还得提醒你一件事：听说你昨天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，讲到学大庆，搞什么建章建制……市委牟书记已经知道了，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，说你在推行管卡压……’

“我妈还想往下讲，爸爸昂着头，大步走进了里屋，砰的一声带上了门。

“看得出来，当时爸爸的火气不单单是对妈发的，可是从此这两位老人却格外地分生了。他们个人在想着个人的心事，个人在

干着个人的事情。我真想劝说几句，可是作儿女的在老人的事情上又很难插上嘴。他们之间的僵局，一直延持了一个多月。还是我王大爷——噢，就是机关党委的王书记——到家来进行一次调解，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才有了一些缓解。

“表面上的缓解是很难持续下去的。进了四月吧，有一天我妈回到家，一进屋就忧郁地对我爸爸说：‘我明天出门儿，和乔里一起走，深入生活去。’

“妈妈说的乔里，就是话剧团的乔叔叔，原来也在部队的文工队，和妈一同转业，现在作导演工作。

“爸爸说：‘好哇，你们是应当下去了。整天坐在屋里锤什么路子，突出这个，陪衬那个的，那一套三什么玩意我也说不好，你们这样搞，能写出好东西？’他又问：‘去多少日子？’我妈说：‘一个月。’爸爸说：‘时间这么短，还不是蜻蜓点水？’我妈说：‘任务紧，两个月拿出本子，六月末就得和观众见面了。上级说，这是为了配合未来的一场大的政治运动。’爸爸愣了一下，随后问：‘什么大的政治运动？’我妈说：‘具体的还不清楚，这是牟书记跟我谈话的时候透露的。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你怀疑吗？人家是通天人物，没有充分的根据，他是不能随便讲这话的。’我爸爸冷笑了一声说：‘鬼晓得他通的是那个天！’我妈忧虑地说：‘这几年，你吃亏就吃在这个上头了。我要告诉你：我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龙河煤矿。’我妈把‘龙河煤矿’几个字说得非常重。

“爸爸一听妈去龙河，很兴奋。他说：‘去龙河好。冯海在那当书记，你见到他，一定代我问好。’我妈说：‘这么说，你真跟那个冯海挺熟悉？’爸爸说：‘怎么，你对他不是更熟悉吗？’我妈没有说什么，她困惑地看着爸爸。我爸说：‘怎么，你忘了吗？解放重庆以后，你编了一个秧歌剧《开路先锋》，那里面歌颂一位爆破英雄，不正是你采访了冯海以后写的吗？我还记得，这个戏是

乔里导的；冯海当时在六连。’‘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是他呀！’我妈说，‘市委牟书记指示，这次主要以他为模特儿。’

“爸爸点着头说：‘是个好同志，有写头。’我妈皱了一下眉，说：‘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次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素材，可是目的是为了塑造反面人物……’爸爸听到这一愣，忙问：‘反面人物！为什么？’

“我妈把声音放低了一些，神秘地说：‘牟书记特意把我们找去，吃了一些小灶，有很多新精神。上级指示我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。’

“爸爸非常严肃地说：‘我问你，什么样的人走资派？’

“我妈说：‘听说这个冯海落队了，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，目前干了很多只有走资派才能干出的事。’

“‘不可能，太不可能了！’当时我爸爸这么说，他连连地摇着头，‘上个月我还到他们矿去了一趟。龙河，我清楚，我正在抓这个点。一连三年了，他们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，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贡献的……’

“我妈说：‘说他是走资派，也正因为这一点。’”

“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爸爸就坐在何师傅坐的那张沙发上，听到我妈的话，他激动得一股身站起来，冲着我妈说：‘我不懂民主，我真不懂！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！用这个去配合未来的一场政治运动，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啊！’

“我妈当时也很激动，她说：‘我知道你不懂，因为你欣赏他，你自己也在这么干。市委里已经有了传言，说冯海有后台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连牟书记都有这种看法。这后台究竟是谁？虽然没有公开点出名来，可你是工交办的主任，我不能不想到你。再说，你把龙河当正面典型去树，牟书记要把龙河当反面典型去批，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你没有察觉到吗？你看不出对你来说是一种信号